

一个师者的教育心路和办学生涯

奥赛塔义

一

我是一个从六岁起就与父亲尝尽生活甘苦，在牧区成长的孩童。为了帮助我找寻人生的意义，父亲从小就教我读书写字，并为此担负了巨大的身心压力，在过去的二十余年父亲近乎为我付出了一切，直至今日这些往事仍然历历在目。在父亲支持下，我获得了赴寺院学习的机会，我最初是在法王丹巴叶新诺布尊前结成殊胜法缘，后在大善知识达结玛哈班智达班玛才旺座下，学习了一年的《密续光明精要》等经典。之后，在公喇班玛座下喜获九部护法神密灌顶，在康区与噶陀寺慕东堪布喜结教法殊缘，并在该寺住夏安居一月半。此后，在本寺上师大堪布仁波切、堪布夏智尖措、堪布嘉阳罗珠、活佛贡桑柔则等尊前，获深甚教法窍诀，并在本寺住夏安居，学经三年余。后在三恩根本上师艾桑大圆满但贝仲美阿宗周智金刚持尊前，我有幸学习了《圣智上师讲》《解脱明灯讲》《普贤上师言教》《四父灌顶传承精义》《灌顶传承经》等甚深教法经典。还在堪布达哇旺布座下，闻思五部大论中的中观戒律二论近三年。其后在杂居江玛寺，拜色达大堪布雪荣叶西为师，学修各大经论一年余。之后在宁玛歇庆寺大堪布大瑜伽者班玛多杰座下，学习大小五明文化

近三年。之后在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拜善知识堪布曲陀、堪布柔阿、堪布宗哲塔先、堪布索旺、堪布刚散龙珠、喇嘛格日等为师学修显密佛教经典五年有余，并在诸堪布、上师的教法恩泽下，将心托向三宝、严守因果正律、幸得成长自立，并有幸从事了利他的教育事业。以上便是我上半生的简要经历。正所谓：

青春脐血洒向雪域，
因果花开遁入宁派，
幸拜无数如佛贤者，
我等福泽何等丰硕。

二

2010年，遵照帕久喇嘛仁波切大堪布上师的意志，时值故乡本民族文化遗产日渐凋零、每况愈下之现状，喇嘛上师向我亲示：“徒儿你多年闻思精进所得之成果，上可在静谧大刹中建寺收徒，中可为本民族不共殊胜文化之传播弘扬藏医药学、文字文学，培养年轻学生。依你多年精进学修的宝贵学识，若不以宏传他人为己任，反而整日泛泛在他人斋饭供养中，怎可谓成就人生意义？”虽然我曾在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与挚友赛萨噶玛成来共学之时，曾无意提过要弘传本民族不共殊胜文化的愿望，因其是空想进而作罢。一晚，在接到上师喇嘛仁波切上述的鼓励法讯后，原本的无意空想，

有机会成为现实，此后，我决心为家乡筹建一所传授藏医学和不共文化知识的学校。2010年12月25日我幸得上师的汉地女信徒索南巴珍捐助的11万8千余元人民币，并用这笔善款在称多县扎朵镇买下了一所学校，共占地780平米。学校于2011年7月1日正式开学，当时，我与藏医学教师喇嘛荣来、同事乃麦才仁同心共聚，通力合作，竭我们之所能办免费教育，服务人民大众。三年来，办学所耗的诸如藏药、学校设备、学生伙食等运转费用都是依靠上师仁波切施舍的20余万元经费解决的。后来，因为藏医学校没有政府批文，我们合伙人之间也未能达成共识，办学事业被迫搁置了。当时，喇嘛荣来在学校前方占取一块房地，在获取了不少藏药及设施后，在学校前安心谋起了生计，对此，我只能随喜赞叹了。然而让人欣慰的是，短短的办学工作中，我们培养出了一批能自主谋生的藏医学学生，如杰牵慈成莫兰、达尔玛宗哲措姆，以及优秀的文化课学生南杰才仁等，扫除藏族年轻文盲近30余人，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国民教育学校学习，这是发生在2011至2013年末期间，是我们近三年辛苦办学的喜人成果。而上师堪钦喇嘛仁波切曾于2004年建立了本寺的孤儿学校，培养了不少学生，后将办学事业委托堪布嘉阳罗珠、活佛曲扎管理，上师还曾资助过杂玛尔政府学校的上百位学生，做出了不少利他的殊胜宏业，然而后因学校无人打理，逐渐没落。正所谓：

精进闻思无上教法，
求法寻觅人生意义，
每思宝贵人身瑕满，
祈祷渡众发心永明。

三

2014年起，为了教育培养家乡的年轻人，继续传承发扬本民族传统五明文化中的工巧明，特别是工巧明中的藏式唐卡绘画技艺，在本寺阿佳上师的引荐下，我们以每月 5000 元的工资，邀请了称多县藏娘唐卡画师贡噶曲培老师，并于 2017 年 7 月 1 日正式建立艾瓦职业技术学院。在此基础上，耗资近 10 余万元，购买了现今教学楼前合计 240 平米的旧房屋来用作教室，当时的施主仍是先前的索南巴忠。此后的三年，教师授课成效显著，学生的成绩也是斐然，当时培养了合格唐卡画师近 20 余人，办学成绩是有目共睹的。办学三年来，运转经费诸如教师薪资、厨师薪资、学生伙食等开销合计支出了 30 余万元，而施主正是上师的弟子索喇旦增介绍的弟子们，他们大力支持学院办学，至今我还非常感谢他们。索喇旦增本人也是经常为利他事业奔波，仅 2013 年他就数次拖着疲惫身躯，经常驾车往返与安多地区服务朝圣事务，他常年累月地奔波，也仅仅是为了本民族的发展，并非是个人生计。在此期间，我结识了一位防治艾滋病的志愿

者，他介绍了年荣的一位上师与我，表示如果我能向他提交申请，他便愿意帮忙。我既不是内地的喇嘛，也不是牧区的上师，不顾一切，抱着巨大的期待向他提交了申请书，然而得知他只是将学校情况发表在了微博上，并没有做出实际的援助。就这样，学校撑到了 2016 年末。正所谓：

若想振兴民族文化，
说来容易实践却难，
若不穿戴决心铠甲，
所谓坚持岂不可笑。

四

在 2016 年之前我们的教室并不符合标准，若想弘扬民族传统文化，开办合格教育，培养一代人才，我们必须努力建设一个标准的教室，所以在当时，我们认为应该能引起有识之士和慈善家们的认同以及帮助支持，因为我经常能在网上听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，无论僧俗老少总将振兴民族文化、团结一致、教派无别、为民族文化弘扬抛头颅、洒热血等的言论挂在嘴边。而对于我而言，建学校办教育也仅是为了利他利众之公业，非谋求生计之私事。自教学楼奠基之日起，学生宿舍、学生食堂、教学楼等的建设都是在咨询称多奥尤才仁、更尕曲培老师等人后开始建设的。当时给予我最大信心的是，上海的汉族友人叶西多杰、奥尖尖参以及索喇

旦增多杰三人，他们对我说到，目前教学场地条件较为简陋，应该再建一座教学楼，提升教学硬件，我们将合力援助。当时我和经常联系的南杰才仁听到这个好消息后，无比高兴，想到自己所思所盼终于能实现了。新教学楼是八月末开始动工的，回想起来我当时仅有 5000 元，但想到合伙人都很富裕，而且都作出了动工后大力援助的承诺后，我们果断拆除了旧教室，动工建设起了新教学楼。在此过程中，叶西多杰等友人开始将相关消息发布在了网上。期间，最先伸出援手的是上海的汉族信徒班玛康卓，她援助资金 8 万余元，用于购买钢筋、水泥及货物运输，正好我的好友歇武达尕有辆大货车，我便直接将 8 万人民币交到他手里，让他全权负责整个运输工作，期间共运了将近 80 吨货物。此后，在叶西多杰的帮助下，又获得 5 万元的善款。我们还把教学楼建设项目交到了杨钱钱手中，他是经好友奥友才仁介绍的称多县最大的施工团队负责人，是个四川人，曾参与过玉树机场的项目施工，在称多更是负责和参与过很多建筑项目，在本地很有名气。经过商量，我们先向他支付押金 5 万元，叶西多杰当日就进行了交付。后在合同中我们商定，建成教学楼第一层后立即支付 20 万元，建成第二层再付 20 万元，建成第三层再付 20 万元，等教学楼全部竣工后，我们支付剩余的 21 万元尾款。这份合同内容不光是甲乙双方，称多奥友才仁、杨老板的好友张森、贡噶曲培老师、南杰才仁老师以及所有

学生都是知情的。拟建的三层教学楼共占地 1360 平米，建筑经费平均每平米 600 元，在当时，施工团队不仅是最好的，施工价钱也是最贵的。虽然在当时也有每平米收费 500 元，施工质量相对一般的团队，但想到这是与孩子教育相关，且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利他事业，以最好的质量保障办学成了我不变的初心。

五

后来，叶西多杰等人又援助了 5 万余元，我们用来购置沙土和相关设备等。九月初教学楼一层已建成，按照合同我们应向施工方支付 20 万元，然而因为资金困难，我们无法按期支付钱款，遂面临停工的风险。一日在巴霍仓，我和侄子噶玛曲教、南杰才让一起吃早饭，侄子提议我即使利息较高，也得借贷暂渡难关，正处无计可施、心灰意冷之时，我突然收到手机短信，一看到账 20 万元，真是雪中送炭，当时我们太高兴了。然而是哪位施主的善举我们却无从得知，之后我和侄子噶玛曲教前往称多县提款，恰逢施工负责人也在县城，于是我们即刻把这 20 万元交付给了他，我和施工负责人还拍了张合影，并发布在了朋友圈。当日下午 17 时，我们才得知施主是索喇的汉地信徒（XX），对于我们表达的诚挚谢意，她客气地表示道，这是她对学院建设赠予的最真诚的礼物。如此一来，我们首次渡过了难关。

六

此后，我的信心就更足了。在上师三宝的护佑下，学院建设逐步进入正轨，各个层面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紧接着我们又收到第二批钢筋、水泥等建材，通过继续与达尕合作，我们把建材运到了工地，支付包括运费共计 5 万余元，我想这应该是汉族信徒（XX）援助的。当教学楼第二层建成时，我们收到施工方催促支付 20 万施工费的通知，此时我们除了借贷付款也想不到其他办法了，我们通过唐卡老师贡嘎曲培向他妻子的姐姐借贷。她姐姐叫做叶西措姆，家中较为富裕，我们通过曲培老师向她借贷 30 万元，利息按 23% 计算，不到半年利息就已涨到 7 万元，再加上借贷需支付 1 万元的手续费，合计 38 万元。除此之外，也别无他法，我和南杰才仁前往玉树州借贷，写借贷合同回来后，立刻就把 20 万元的施工费支付给了施工队。紧接着第三批建材运到，共计 7 万余元，运输人还是达尕，此外沙土费另计 4 万余元，运输人是达尕、柔建、嘉瓦班玛龙珠三人，他们有一大一小 2 辆货车，当时按每厢沙土 65 到 70 元收费。总之，直到施工结束仅沙土运输费就支付了 10 万元以上。对于有钱人来说，上百万人民币也不过是一辆汽车的价格，然而对于我来说，这些花销足以让我身心俱疲，从那时起我就背负了巨大的经济债务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很多同胞总会不懂装懂，不了

解却爱断言，不仅在同胞间相互嫉妒、伤害，就如“生时抓作鬼，死后奉为神”的谚语一般，总将团结一心挂在嘴边，却从不付诸实践。就像有钱人多数都会向贫民发放高利贷，贫民却又不得不借，有些人凭白浪费金钱，贫民即使亲人重病逝世也筹不到救命钱，正如世间轮回中有情众生皆有其业报。正所谓：

世间业土黑头人之价值有高低之分，
旁生千围马类的价钱也有高低之别，
人与人的不同，
有价值大小、前世福德积累之多少、身躯大小、面庞美丑之别；
牲畜与牲畜不同，
有马匹奔驰速度快慢、母牦牛产奶多少之别。

七

2016年，我深陷38万元的债务中，并在那年冬天，我去了趟西安市，虽然故乡的很多人都说我是“内地化缘喇嘛”，但这只是不明所以的胡言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我的内地信徒只有一人，而且他也很可怜，因前世福德积累之不足，今生是个残疾的侏儒，他也是任何一个“内地化缘喇嘛”都会拒绝收徒的可怜人，我向他授予皈依戒，让他皈依了佛法。除此之外的其他人，也只是认识，都是其他喇嘛的信徒，当

我把筹建学校的事儿说给这些“认识”的人后，并没有得到任何援助。2017年是向放贷人叶西措姆还款38万元的最后期限，随着时间越来越紧，除了“以贷养贷”，找人借贷还款，也想不到其他办法了。当时，我们想到扎朵镇的富僧，赛康寺的僧人索南旦增，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也有些来往，但是经好友才仁巴松介绍我们才得以正式认识。我是和扎朵镇的警察岗杰一同前去借贷的，总共借到30万元，借期是一年半，利息却高达7万元。借到钱的第二天，我立刻赶往西宁，在医院给患有眼疾的学生谢热桑格看病的同时，将借款本金30万元即刻还给了叶西措姆，至于8万元的利息，我只好交代近期再想办法偿还。之后的几日，我一直想办法找人借钱，欣慰的是，上海的汉地信徒班玛康卓发来援金2万元，再加上从本寺管理员阿佳喇嘛借来的寺院公款5万元，这7万元我立刻还账给了叶西措姆，至于剩下的1万元借贷费，得到叶西措姆可延期几月的许可。至此，到了来年4月份，施工得以再次启动，然而2017年参与援助的人是越来越少了，但我一直秉承着为公济世的心态，认为只要心善，必有坦途，而这总能带给我一些力量。此后，我继续筹钱，把希望寄托在安多杰赛、索喇旦增多杰等人身上，也得到了他们的同意，虽然只筹到千余元却也是杯水车薪，面临即将支付的学生伙食费、教师工资、厨师工资等，我们还有很大的资金压力。总之，每日面临的资金压力越大，我认为就得

把利他事业做得更好，想到还有一些活佛没有来得及联系，我告诉自己一定会有办法，并以此给自己加油打气。该年的六月份教学楼三楼完成施工，又到了支付 20 万元施工费的日子，我当时找永夏尔活佛关却丹增谋出路，活佛提供了援金 1 万元，并借款 10 万元，不产生任何利息。借到钱后，我立刻就将 11 万元交付给了施工方，至于剩下的 9 万元，我恳求他们再宽限一些日子。

八

紧接着，又运来了一车的建材，然而除了内地汉族信徒捐助的 1 万千余元外，没有其他资金来源了。想到这是为本地利他公益事业建的学校，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，这次一定要把事业做完，即使到活佛跟前去乞讨。于是，从至亲舅舅曲吉扎巴和弟弟先巴旦增那里借到无息贷款 5 万元；从恩重父亲的好友罗珠饶赛（又称佐拉）那儿借到无息贷款 4 万元；从叫做嘎钦赛阔的富商那里借到有息贷款 4 万元；从本寺富僧索南扎巴那里借到有息贷款 3 万元；从扎朵的两个家庭中借款 6 万元；从清水河的彭松尼玛那儿借无息贷款 1 万元；从彭松岗杰那儿借到有息贷款 2 万元；从挚友噶陀寺格贵土但更卓那儿借到无息贷款 2 万元；从至亲弟弟顿珠叶西那儿借到无息贷款 2 万元；从玉树市富商嘉阳那儿借到无息贷款 1 万元；从江玛寺的大堪布格日才仁那儿借到无息贷款

1 万元；从扎钦仓上师那儿借到无息贷款 1 万元，此外，还从内地汉族信徒那儿收到近 7 万元的捐助。非常感谢那些不收利息借款的朋友们，我和我的学生们至今仍牢记他们的恩德。关于这些钱款的用途，新建的教学楼有大小不同的教室 27 间，教室里的地砖、木板以及门窗都是从扎朵镇富商嘉阳奥赛那儿购置的，合计花费了 12.4395 万元。教室墙面粉刷材料购置共 1300 余袋，按每袋 25 元计算，共花费 3.2500 万元。施工费花了 5 万元，还清债主叶西措姆最后的 1 万元。由于从西宁购置的钢筋不足，我们又从扎朵镇嘉成那儿购买了小三捆，共花了 8000 余元；从嘉阳奥赛那儿买了大捆钢筋，花了 9000 元；从扎朵镇尼玛山沟建设法苑的工地上，收购了一些相对廉价的多余钢筋，共花了 3000 元；购买水泥 20000 袋，包括运输，每袋 5 元，共花了 10 万元；购买电线、窗户玻璃、窗帘等花费 3 万余元。总之，教学楼建设我们坚持保质保量，但凡是有工程经验的人便能看出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，而且教学楼的钢筋和水泥质量，我们敢说在扎朵镇是前所未有的。教学楼地基建设的图片资料至今仍有保存，主体建筑能抵抗八级以下地震。

九

八月悄然而至，协助我工作的弟弟先巴旦增，建议我着手准备教学楼竣工仪式了。我俩通过邀请函邀请了县上的近

20 个单位的代表来参加，然而一个代表都没来，我们还邀请了朋友和众多上师，并确定了竣工仪式的日期，即 8 月 31 日。当天，重要的嘉宾有永夏尔寺活佛噶玛曲达、康举寺的活佛、本寺的堪布罗杰以及不少寺院管理僧人，还有扎朵镇的镇长扎西旺堆，当天收入接近 3 万元。当时，施工费已高达 81 万元，其中 61 万元已经结清，还剩下 20 万元的欠款，债务的压力也是逐渐增大，债主催债的电话也是只增不减。当时我们想到找政府解决。据说，和政府搞好关系，能从企业那里得到不少资金，于是委托弟弟先巴旦增到政府去沟通。而我自己前往雪域深孚众望的大活佛噶陀周扎处求助，活佛说到，他因运转自己的学校以及其他事业，不能提供较大的帮助，但会帮我们想办法。当时，我因身负巨债，无法在家乡容身，暂时住在北京。一日中午，在听闻周扎活佛将于今晚抵达玉树，第二天返回家乡的消息。我立刻动身，购买机票于晚上 7 时 30 分到达西宁市，在简单吃了点后，驾驶留在西宁市的汽车，一夜未眠驾车 800 余公里，赶往了活佛住所。恰逢活佛正准备返回家乡，在向我摸顶时活佛说将介绍另一位活佛与我，他正是活佛索南旺布，此后，我一直与索南旺布活佛保持联系。当日，我仍然因巨大债务未敢留宿家乡，尽快返回西宁去了。在与活佛索南旺布取得联系后，他决定来学校视察，当时，是我叔父叶西桑布负责联络的，还有弟弟先巴旦增。说到叶西桑布，我是从七岁起就与叔父

一起学拼读、一起学写字成长的，我俩从小相互照应，是我亲人中的至亲。后来我们得到索南旺布活佛的回复，说解决80万的资金确实很难，但一定想办法。

十

十一月份即将到来，比丘索南旦增 37 万元的债务本应九月份还清，然而据他所言，若不能按时偿还，延期一个月将多追加 1 万元的违约金，若延期三个月，学院将归他所有。对此，我认为由于涉及的欠款太多，恳求一位上师很难帮到忙，想到安多嘉赛曾承诺愿意援助，此外还有活佛索南旺布、大堪布喇嘛仁波切，若同时恳求三人援助，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或许能渡过此次难关。于是，我将自己和叔父叶西桑布、阿佳喇嘛、大堪布喇嘛、安多嘉赛、索南旺布六人建立为微信群，将自己的难处从头至尾详细报告在了群里。经过三位活佛的商议，他们决定每人想办法筹集 27 万元，并于 12 月 20 日前将债务还清，帮助我渡过难关。那时，我长舒一口气，认为学校自建设以来最大的困难终于得到解决了，高兴之余许下今后学院建设越来越好的愿望。时间如梭，很快到了 12 月 20 日，我的叔父叶西桑布来到学校，在偿还债务的前一天，活佛索南旺布如约而至，并带来了承诺的 27 万元，此前活佛还捐助了 5000 余元。可令人沮丧的是，安多嘉赛借身体不适的原因未能来到学院，承诺的钱款也未能

到位，虽然那年夏天他曾来到学校捐助了 5000 元，后又捐助过 4000 元，但最终未能如约筹集资金，这是言出必行的违背，亦是对朋友有难的无视。大堪布喇嘛承诺的部分，安排给了索喇旦增多杰负责，然而据他承诺能到位的 30 万元，仍然没有出现在那天。当时，我仅剩 27 万元现金了，后来活佛索南旺布心系学院建设，还专门来学院视察过两三次，非常感谢他。那天晚上，学校临近放寒假，叔父叶西桑布我俩结算各项支出，将一年的厨师工资 24000 元发放给了僧人扎西，4 个唐卡班的教师每人结算工资 1 万元，合计 4 万元；结算藏医学班教师南杰才仁工资 1 万元；还欠了学校一年的伙食费 4 万元。那年，虽没人援助学生伙食费和教师工资费用，教师学生们却很努力，没有浪费哪怕是一天，完成了一年的教学任务。第二天，债主们相继而来，然而我们仅剩索南旺布筹集的 20 万元，当天，比丘索南旦增没来，施工方担保人奥友才仁和施工队的张森前来讨要 20 万元的尾款，当时因无计可施，叔父叶西桑布便跪在债主们跟前，恳求看在我们为民族教育付出心血的份上，再做时间宽限，届时我们会再想办法把余款补上。此后，我们将扎朵镇两个家户的 6 万元欠款还清，至于彭松岗杰的 26000 元欠款，杂玛尔六队佐拉担保的 3 万元欠款，以及奥友才仁担保的 20 万元工程款，是我们卖了“太阳后裔”南卡那辆价值 17 万 5 千元的汽车做得偿还，那辆车是我妻子省吃俭用，为家庭出行方

便购买的代步车。此外，还偿还了 25000 元的现金。至于其他不需利息的欠款还待慢慢处理。

十一

当晚，我与叔父前往索南旦增的住所，试图解释所欠他的 37 万元中，我们已筹集了 8 万元，会千方百计把剩余的 29 万元筹齐并做偿还。然而他不为所动，明确回复我们，在欠款还清之前，逾期一月将增加 1 万元的违约金，除外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，我们也无计可施只好答应下来。此外，那些无需利息的借款，债主们纷纷表示不急，可筹齐后再作偿还。对此，我们也是非常感激，是他们的理解和支持，减轻了我们一定的压力。正所谓：

人生无常恰如风口烛火，
长生执念却是日益强烈；
为民献身虽总常挂嘴边，
腹中盘算却为幻化金钱，
所谓富人更似人间恶鬼。

第二天，我抵达西宁市，几日后接到富人索南旦增接二连三的消息，告诫我若不能按时还钱，将接管学校。当时，我委托自己的妻子，通过她的好友们筹集到无息借款 15 万元，并当即把这笔钱转给当初介绍我和索南旦增认识的朋友才仁巴松，委托他把钱转交给索南旦增。之后，嘎钦赛阔几

个比丘债主，催促我尽快还钱，我没有回复想拖延一段时间。2018年3份，学校开学了。我得继续想办法筹钱，听闻好友江央奥赛提到，扎朵镇的公保有现钱可借，我让他介绍与我。相识后，我与叔父叶西桑布、好友江央奥赛三人踏上了前往公保借钱的路途。

十二

叔父我俩提出了借贷 50 万元的请求，公保考虑到教学楼规模就同意了，借贷一年利息需 10 万元。同意后，我们立刻带着钱前往了索南旦增处，原本我们向他借了 37 万元，他以逾期若干月为由，让我们另交 3 万 4 千元的违约金。当日，我们向他还款 18 万元，合计还款 40 万 4000 元，其中的 4000 元是我们后期还的。剩余的 15 万元我们交还给了有恩于我们的汉人同胞，14 万元交给了南卡以抵卖车钱。剩下的 3 万元支付了新学期的电费、学生伙食费等运转经费，春季两个月的学期也匆匆结束了。此后的新学期，我与称多的办事能人本它进行了电话联系，几日后见了面。他有五个学习唐卡画的学生，并且有建学校的批文，与政府职员也有不错的关系。当时，我联系他的主要目的，是想让他帮我支持解决债务和利息的事儿，想让他帮我从政府那儿申请项目。如果真能帮到忙，我愿意把学校的所有权放归至我俩的名下，何时都能去办手续。然而他说很难办到，除非学校能

搬迁到他处，对此我当然是不同意的。我俩未能达成合作已过 3 个月，于是我也打消了合作的念头，在此期间，我从未得到他甚至 1000 元的援助，时间渐渐得耗在这些琐碎的事务当中了。我所背负的压力很多人是很难体会到的，除非这人具备感同身受的神通，才有可能能真切感受到我可怜的处境。为了解决这些困难，我很多时候都很难入眠，即使入睡，时而会在凌晨三点因想到这些烦心事儿惊醒，并整夜失眠。我想是真的没有人能解决我的难题了，这样一来我的学生就无法完成学业，内地信徒和上师们资助建立的学校也会功亏一篑，还会被贪心的人占用，运作成宾馆或者餐馆来赚钱，若是如此，今生来世所有的福德资粮就如尘土般飘散在风中。在当时的阶段中，私立学校是非常稀少的，而真正为民族教育呕心沥血的人更是少之又少。对此，我的心中总是压着一座大山，一座愧疚无法为下一代青年人办好民族教育的大山，总是压得我喘不过气。

十三

当时，索南旦增活佛曾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，他身边有很多在内地传法的上师活佛，我想借此机会想让他看看学校当时的建设成果，于是联系了他和周扎活佛仁波切。我请求索南旦增活佛，希望他能解决学校所有的债务困难，当时学校除去所背负的各项债务，已经花费了将近 220

万元，希望他能解决剩余的 120 万元债务，显然他没有那个能力，于是我不得不另寻他法。家乡本地的很多富豪犹如饿狼般贪婪，不仅不愿承认我办学是为了公益利众，甚至忘记了积德来世，自始至终埋头于今世的赚钱发财当中，不管我怎么为家乡教育事业奉献力量，都觉得与自己无关，还满腹贪念。无论如何我还是得想办法解决债务，只好求助大堪布喇嘛仁波切，当初是他鼓励我办学校、兴教育，如今遇到困难，自然要求助他了。堪布喇嘛向我介绍了如意宝一般的堪布活佛，是我本寺的母寺，康区歇庆寺的堪布活佛旦增慈成，通过与他微信联系，我没敢提出 120 万元的资金请求，只说需要解决 80 万元的资金困难，希望堪布活佛能来学校视察，若是能解决 120 万元的资金困难，学校将归于他名下。这位堪布活佛享誉雪域，是福德圆满的无上上师，之前曾出资建设雪域智慧母校、歇庆寺铜色山三佛殿，资助扎勒寺学经院近 300 名僧人学经生活，还在各地立佛像捐善款，他的善行始终温暖着我们的心。堪布活佛也同意了向我们捐助 120 万元的请求，并以分批次，首次捐助 80 万元的方式发放。之后我按照堪布活佛的指示，通过联系他的助学基金会，经办理各类表格手续，获得了 80 万元的资助。

十四

此后，再次麻烦叔父叶西桑布于 2018 年返回学校，偿还

了有息无息的各项债务 18 万元，还欠 7 万元。偿还了公保 42 万债务，仍欠 20 万元，因未能及时还债，又增加了 1 万元的违约金。偿还了关却旦增活佛弟子 8 万元的债务，期间产生利息 2 万元，仍欠 4 万元。还清了“尼玛后裔”歌手南卡 6 万元，结束了与他合计 20 万元的债务。向阿佳喇嘛偿还了寺院的 6 万元债务。直至 2022 年，堪布活佛图旦慈成弟子的基金会，不仅还清了将近 80 万元的建校债务，还援助了学生伙食费、教师工资等将近 2 年的学校运转费用。然而世事无常，2022 年起，办学又有了新的变局。当时，我们还欠有一些债务，如 2017 年欠索南旺布 27 万余元的债务，活佛的基金会也因疫情原因，遇到种种困难，原本的援助也停止了。镇上的相关领导于 2021 年国庆节期间曾约我到镇上谈话，希望我能关停学校，称一直找人援助总不是个办法。因为得不到政府部门以及本地知识分子和富豪的支持，我一个人很难继续维持下去。回想这十二年来，我背负了巨大的债务以及身心压力，也帮助很多青年人找到了独立谋生的道路。考虑到这么多年的艰苦奋斗，若是以仍然欠别人债务结束，不可谓之有始有终。当时还需偿还的债务还有近 60 万元，为了还清债务，在家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，在塔先老师的介绍下，学校被竹节寺，作为庙堂建设的本金而收购。虽然学校创建时，花费了近 280 余万元，但为了顺应他们的意愿，最后还是以 200 万元卖给了他们。当时，他们非常高

兴，也将学校改建成了弘扬佛法的庙堂。正所谓：

因时生起善缘正念，
后将萌生殊胜正果。
永世不离利他善心，
此等果报永世流传。

我现已到“人度半生，日过晌午”的年岁了，下半生为了帮助家乡清水河艾瓦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，让他们能更好地学习缝纫、木工、绘画等职业技能，我捐助 60 万元新建了校园。剩余的钱我结清了近 40 万元的债务和 27 万元的援助金。还为姜氏达仓昂欠班玛的静修地捐助 50 余万元，为深学苦修佛法的修行人致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，这也可谓是吉祥圆满了。另外，需要说明得是，当初向我用尽心机、暴力冲突、抢夺财产，绞尽脑汁霸占学校地盘，以及发放高利贷款，收取多余钱款，承诺援助却狡猾推脱导致悲剧发生的活佛、干部们，我并没有将他们的恶行记录在文章里，也没有什么必要。而且我也非常厌倦卷入纠纷之中，故未向当局起诉，心想应将此等恶意侮辱当做我忍辱修行的助缘，而这样的善果恰恰帮助我跨过了许多障碍。佛陀曾曰：心善地道亦贤善，心恶地道亦恶劣，一切依赖于自心，故应精勤修善心。对此真言，我并不挂嘴边，而是切实进行了修行实践。总之，以上所述之种种事迹，是我操劳半生，为家乡为民族教育事业奉献的善心善行之举，回顾往事，所做之成就

皆因我恩重父亲和上师善知识们的悉心栽培及殊胜加持中所生，感恩戴德之同时，心生此世无憾之畅意，善哉乐哉。